

## 长篇小说

## 有的人

○庞余亮

你是彭局长。你是高家庄硬化道路的筹资方。是监工。是总负责人。如果你不想在回去的路上继续颠簸,那你就开始完成任务吧。

彭三郎在高家庄的村部给白若君打了个电话。白若君按掉了。估计在采访中。彭三郎又给张荞麦打电话,张荞麦的电话通了,声音气喘咻咻的,仿佛是急跑之后接的电话,她在电话中说,有事吗有事吗?

彭三郎想说他到高家庄了,但没说,问起了小胖子张小北的情况。张荞麦说,小北还好。彭三郎说他跟我说过要养狗的。张荞麦对这个话题没认可也没反对,问彭三郎什么时候回城?彭三郎回答说可能一个月后。

张荞麦挂了电话。彭三郎想想张荞麦一个人上班一个赚钱一个人带小胖子实在不容易,更加仇恨起那个龚馆长了。可恶的虚伪的龚馆长。撞。砍。刺。勒。毒。炸。在头脑中想象了杀死龚馆长的无数种方法之后,彭三郎拨通了龚馆长的手机。

龚馆长的电话接得很快,仿佛等着彭三郎的电话。龚馆长对彭三郎彭镇长不停地慰问,问寒问暖,客气得很。彭三郎没理会龚馆长的虚伪,说,你怎么不下来体验生活?你怎么不下来采风?龚馆长说,彭镇长啊,你不知道吗?我是第二期,你上来我就下去。再说,你是后备干部呢。

彭三郎不知道这个姓龚的说的话是真是假。龚馆长说,你自己填的表,你自己忘了?彭三郎想不起来自己填过什么表。龚馆长又说,局里让我推荐后备干部培养,条件是四十岁以下,本科,中级职称。符合条件是只有你。我推荐了你,拿到表格,让你填。你也可选择不填的?可你填得很快嘛。

彭三郎的确想不起来了,他填过无数张表,每隔一段时间一张,每隔一段时间一张,比他发表过的诗歌还多。头几年,他能记得自己写过哪些诗歌发表在什么地方?过了几年后,他记不得自己写过哪些诗歌也记不得发在什么地方了,就像自己填写过的表格。姓名:彭三郎。性别:男。民族:汉……这样反复反复,一年又一年。以为它是废纸,却有了承诺。他原来是后备干部,后备干部到基层挂职,并不是当初所说的送文

## 流浪的女儿

○孙爱雪

秋后队里分给我家一些玉米。玉米打成玉米面,拍玉米饼子吃。初冬的时候队里刨红薯,刨好用大称一堆一堆分好堆,队长写阄,握在手里,一家一家抓阄分红薯。抓好阄,队长记本子上,一个个喊名字分红薯,一人一堆,或者一人两堆。队长在前面走,后面跟一群人等着喊名字。我父亲跟着,我也跟着。喊到我父亲的名字,我跑过去,队长指着地下的红薯点堆:一二三四。四堆,到这里。下一个孙厚志,五口人,十堆。队长大步流星,走得飞快,数得也飞快。一群人像鸟一样跟在队长身后。夜影爬上来,分好红薯的往家运,拉车子,推车子,用担子挑。这时候父亲把自行车改成了平板车,把外带也扒去,直接用钢圈拉。父亲拉红薯回家,我在地里看着。初冬的风瑟瑟的冷,我穿着小棉袄,扣子掉了,风往身子里钻。我把左边的大襟裹进右边去,蹲在红薯边,看红薯,看着一地人像蚂蚁在动。

年底,生产队里剥牛。挑拣那些年老体弱的老牛拉出来剥。牛屋两排,有一个大土院子,院墙矮矮的,院子里栽着拴牛的轭子。满

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 
共建和谐美好家园

興化日報 宣

化下乡。当初他为什么就记成了是送文化下乡了呢?

彭三郎有一肚子的冤屈,他期待白若君回电话,可她还是不回电话。倒是龚馆长不折不挠地打他电话。彭三郎接了,龚馆长问彭三郎是不是在仙女镇受委屈了?仙女镇出刁民是非常有名的。彭三郎说不是刁民。龚馆长说那就是那些素质不高的干部。你彭三郎一个写诗的,完全是书生,那些干部哪里是干部,完全是流里流气的老流氓。你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。或者就当它们放屁。

彭三郎怕他再说什么出格的话,赶紧说,不是群众也不是干部,是资金。他们让我去弄资金!龚馆长也愣住了,什么资金?要多少钱?五千还是一万?要不我借你,别人说我怕老婆,我的口袋里还是有些私房钱的。

彭三郎说,一万乘三十。  
龚馆长说,三十万?他们真会狮子大开口呢。你知道我们文化馆一年的办公经费有多少?五万!一年五万!我们文化局一年的办公经费是多少?仅仅五十万!你要三十万,我们文化局就开不了伙了。

听着龚馆长的抱怨,那一点冤屈消失了,彭三郎顿时有了债多不愁、虱多不痒的快乐。白若君打电话来,他没头没脑地唱起了《天路》“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/看到神鹰披着那霞光/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……”

白若君被彭三郎的左嗓子的歌声惹笑了,命令彭局长不要谋财害命了。

彭三郎收住笑,用极其调侃的语气告诉白若君,他从出生到现在,从没觉得自己有如此重要,也从未有一项任务有如此重大,他的肩膀变得沉甸甸的。白若君让他赶紧放屁。彭三郎才说出他的重大任务,需要给高家庄筹资三十万,让猪八戒顺利地回到家乡。彭三郎还请求白总编要良心发现,用她的大笔一挥,给高家庄人民送来一条三十万做的“天路”。

白若君问,这任务是陆胖子给你的?  
彭三郎说,不是,是……林老大。

白若君说,你的喉咙能不能不要这样大,你现在身份不同了,是挂职乡干部,说话要当心。

彭三郎努力压住那个属于“乡干部”的嗓子,可他觉得准备了很多想跟白若君说的许多话,都被刚才榨干了,他说手机快没电了,明天再聊,挂了电话。心里全是那颠簸的砂石路,散乱的石子被轮胎压到,蹦出老远,像一颗颗幽怨的子弹,射向了诗人彭三郎的流放地。(二十八)

院子都是人,男人女人,大人小孩,都去牛屋看剥牛,等分牛肉。小孩在人堆里钻来钻去。满地都是血,溅得到处都是。老黄牛被一群男人拴住腿,拽倒地下。我不记得是怎样捅死的牛,小孩子看不到,都是大人的腿,围住牛,剥皮,开膛。父亲也分了牛肉,分了一点面,一点油。过年,都有份,都能吃上饺子。

初夏打了麦子,队里也分麦子,一人大约五六十斤,东队西队都差不多,50斤或者60斤。父亲用口袋装着背回来。一年的麦子,在这个时候分,要吃一年,根本不够吃。过了初夏,秋后分得都是粗粮了。

分了麦子,父亲背到磨上,碾磨出面粉,搅疙瘩给我喝。队里还分麦茬。割完麦子,按人口分麦茬,一人两行或者一行,还是要抓阄。分到高的矮的抱怨也无济于事。抓阄,好的差的,按时运摊派。麦茬是一年的柴,拾麦茬的时候,一根一根用铲子把根都铲出来。

生产队里除了留作种子的粮食不分,凡能分的都分给社员。以最公平最无私的办法过着穷日子。没有谁说什么。没有人有怨言。队里过得就这样,家里也就只能这样过。家家日子都不好过,吃不够,穿不够,用不够,烧不够。队里就这些,都给大家了。不够的那部分,各家自己想办法。

我和父亲吃五保,所吃的便是这队里分给的这些。没有柴烧时,村里人怂恿父亲去队里麦草垛拿,我父亲从来不去拿。没有就自己想办法,把屋梁烧了也不拿队里的。没

## 恶水之桥

○易 康

就在这时,有人敲门。是服务员来上果盘了。跟刚才的那位不一样,这次进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,身材矮胖,样子粗蠢,高颧骨小眼睛,经过描画的眉梢直吊向额角。她临走前照例将门带上。女孩一笑:就这些?都上完了?现在不会有人打扰了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

沈中愣了会儿,站起身对女孩抱歉地一笑说:对不起,我还得打个电话。沈中没说假话,他一出包间就问老同学是否还在路上。老同学说,来了110和120的车子,想退回去绕道而行根本不可能,现在她只能车里先睡个午觉。沈中挂上电话就去找刚才送果盘的妇女,让她上点酒水。等沈中回到包间的时候,那女孩已经解下了马尾辫,抬起双臂理头发。女孩的衬衣领口的纽扣解开了,隐约露出内衣的粉红色吊带。

沈中说:我又要了点酒水。女孩说:那好,我们边喝边谈吧。酒水很快就端了进来。女孩像喝咖啡一样,喝了一大口。女孩问沈中:“刚才你是在等人吧。”

“是的,等一个大学的同学,转眼都过去十二年了。”

女孩找了一根吸管放到咖啡里慢慢地吮吸,若有所思地说:估计是女生,你是个重旧情的男人,谁都看得出来……但你要等好久的。

沈中告诉女孩,他本在楼上的餐厅,因为等的时间过长,而且同学堵在那儿一时半会儿来不了,所以才想找家咖啡馆吃点东西充饥。

女孩拢了拢头发,又将辫子扎起,然后有意无意地碰了碰沈中的手指,说:这么一说,刚才二楼首饰店出事的时候你正好在电梯上,那个男生被杀的情景你肯定是看到了?

沈中说没有。他乘电梯下楼的时候,也曾往二楼看了一眼,但是没有发现所说的杀人的事件。沈中问:“为啥要杀人,情杀?”

“也许是。听说他在这之前想买一枚钻戒。也许是劫杀。最后是一个营业员按的警铃,结果就死了人。”女孩又抽出一支烟点着。

包间里的灯光暧昧,女孩的脸像玉似

的白。此时,沈中已经弄不清这会儿是中午还是晚上。

被辞退以后的那几天,杜兰心神不安。令她烦恼的不仅是失业,更多的还是因为婚姻上的事。杜兰的朋友同学都在恋爱,有的甚至已经成家,这让她感到自己的终身大事拖延不得了。但一想到恋爱结婚,杜兰又多少有些疑虑。其中的主要原因,是杜兰在两年前曾经与一位有妇之夫有过恋情,还发生了性关系,其中几次是在娱乐场所进行的。杜兰反复思考的是,一旦与男友确定了关系究竟要不要跟他说明这事呢。

“由于受了杜兰的冷落,那男的不再与她联系了。”吴孟宇盯着树从缝隙间穿梭往来的汽车说,“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十天左右,最后打破僵局的还是杜兰。”

杜兰说:我辞职了,可一旦没了工作,呆在家里,心情难免郁闷。杜兰等着那男的邀她到服装店里。但是没有。那男的说,成天闷在家里不是个事,要出去走走。他约杜兰去会所唱歌。杜兰不肯。因为杜兰还没有做好准备。最后是那男的用摩托车带着杜兰到街上兜风。

在喧嚣的马路上,那男的将车开得快。杜兰紧紧地搂住他的腰,大声地说笑。到了中午,他们到一家餐厅里吃饭。男的要了啤酒。杜兰情绪很好,她也倒了大半杯酒。他们一边喝酒,一边聊天。杜兰说,首饰柜上活的确琐碎,现在终于下了决心不干了,真高兴。男的说,是啊,要干自己愿意干的事,不能太委屈自己,过去的就都丢开,乘着年轻尽情地轻松快乐。杜兰知道他话里有话,但还是误解其中的意思。

饭后,男的驾着摩托带着杜兰从马路逛到公路。杜兰问他去哪儿?他说要带杜兰到一个十分好玩的地方。最后,那男的将车停在一家乡镇的宾馆门前。杜兰说:啊,这不行。男的说,没什么就是进去休息一下。

“他们拥抱在一起,接着就开始狂热地做爱。杜兰被欢愉所摧毁,她变得异常脆弱。”吴孟宇面带笑容地说,“事实上,谁都可以证明,他们此时的爱是真诚纯洁、无比美好的。”

此后不久,杜兰的妈妈给她又找了份工作。在一家专卖店做导购。而这时杜兰已经很清楚了,那男的根本就不是服装店的老板。杜兰不再为曾经有过的恋情而纠结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双方开始谈婚论嫁。协商的焦点集中在房子和彩礼上。(四)

## 非虚构

我所要写出的是这个事实,是孙庄的父老乡亲之于我的恩情。与五保无关。孙庄人不喊我五保,喊我姑姑,姑奶奶。在他们的意识里,队里给我和父亲饭吃,是名正言顺的——以五保的名义分给红薯、玉米、蔬菜和牛肉,麦茬、豆包、细粉等。至于真正的五保——包吃包住包穿包病包葬,那是政策上的定义,事实是那时候农村的生活达不到这样的水平。孙庄的生活是什么样,我和我父亲就享受什么样的待遇。我父亲没有过非分之想,不够的那些,他有办法。

我是在这样的定义下生活,又是在这样的事实里过着。尽管用五保的定义保障着我和我父亲的生活,事实是最穷困的。那些少可怜的五六十斤麦子一个月就能吃完。从初夏到秋后还有多久?父亲会把那几十斤麦子分好几次磨面粉,磨多了,会多吃,会早早断了好面。磨少了,不够占磨底的。父亲每一次去推磨都说:不够占磨底的。磨底大约要占了半斤或者三四两面。这多心疼。多磨一次就多占一次磨底。大多的日子是胡乱吃,七拼八凑,圆图度日。

我对五保这个词抵触还和那时候的一个大队书记有关。一个胖胖的,肥肥的人。五官周正,眼睛里散发蔑视人的光芒。他是那样高高在上,那样拒人千里之外。他带着不屑一顾的表情对待村里最底层。我知道他是那样的人。他不理人的样子,是最高权力的象征。(二十八)

有吃的时候,父亲出去游走,带着我,给人家打洋袜子、编苇席。

三年或者五年,过年的时候大队里会送去一件棉衣,是那种老蓝色的棉衣。说是救济的。救济的少,他勉强争取来一件。给我,我父亲便穿。我父亲穿那件老棉袄,穿很多年。隔几年给一个老棉裤。厚厚的,暖和。村里人都说:年年有救济,要到大队里去要。他们比划给我父亲,我父亲似懂似不懂,呵呵地笑,从来没有去要过。

我上学的时候,学校减免学费。我上一年级,学费书本费一块二角钱,减免二角钱的学费。二年级一块五角钱,减免五角。学校每年都少给我要一点。都知道我苦,多少减免一些。

那时候,事实就是这样。所谓五保和真正意义上的五保相差甚远。我想说的是,他们这样喊我,我不承认,我拒绝,不是说给予的物质不够多,是这个称呼带着侮辱的意思。我感觉到了耻辱。其实我没有必要这样想,事实是我就是这样想的。我不要这样的称呼。我宁愿人们说我是生产队里养大的。是队里给的吃的。是的,队里给的吃的。给了我和我父亲二十多年。而且是我们东队给的,是孙庄东队,给我和父亲吃的。后来,土地分开后,1982年,土地分到东队后组八十二人身上,是这八十二人给我和父亲吃的。这时候已经够吃,粮食多了,每年给我和父亲一千斤麦子。